

这是长沙第一家24小时营业的书店,也是长沙城南第一家大型书店。对我而言,它的意义尤为珍贵,它不仅让我的新书有了展示的平台,也让我们的心灵也自此有了歇脚之处。虽然我后来因为搬家离这家书店远了,来这里的次数少了,但它已经长在了我的心里,我在它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幸运的是我的好朋友喜欢看书,恰巧她的单位就在书店附近,我从她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出她和书店的亲密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嫉妒之余又生出几分欣喜,如同可以放心地把一个人交付予另一个人。这是无声的交谈,我们的信任与被信任,我们的默契由此自然生成。去书店是我喜欢的事情,在那里可以会友,喝咖啡,甚至发呆。只要你不影响别人,你可以骑着思维的野马,驰骋在书店这片绿洲上,这是多么奇妙的旅行。和

近日,十多年来走遍上海大街小巷,为数百家敬老院的老人送上640多场表演的著名魔术师李凤成因病离世,让许多热爱他的观众唏嘘不已。

李凤成出身于魔术世家,父亲、兄弟都是沪上魔术界翘楚。20世纪50年代初,国外魔术界开始流行“变斑鸠”节目,大受观众热捧。李氏父子脑洞大开:洋人能“变斑鸠”,咱们为什么不能“变鸽子”?于是,一家人孵养鸽子,亲近鸽子,驯化鸽子,虽然日夜夜“咕咕”声,里里外外鸽粪臭,好在左邻右舍都知道这一家子是在“为国争光”、训练鸽子演节目,不但没人上门为难,

## “鸽王”李凤成

陈敬标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几只颇具灵性的鸽子被他们培养、选拔出来,能很好地根据他们的手势指令、口形暗示,做出藏匿、出现、飞舞的表演。更为神奇的是,李凤成“变出来”的白鸽,能叼起一朵小红花,飞到观众席上,送给观众,剧场里掌声震天。“变鸽子”节目,深受广大观众尤其是小朋友和老年人的喜爱,成了魔术界的名牌节目。李凤成声名鹊起,成了上海滩家喻户晓的“鸽王”。

2011年,“鸽王”李凤成退休了,闲不住的他又加入了上海笑口常开艺术团,这一干就是十多年,他和其他剧种的老艺术家一起,不计名,不为利,风里来,雨里去,奔波在社区街道、福利院、养老院,为那里的老人们送去笑声,带来欢乐。只要李凤成登上舞台,他那丰富幽默的肢体动作、滑稽搞笑的面部表情,就会把观众牢牢地抓住。随着他手中神奇魔术棒的挥动,舞台上彩带飘舞、鲜花绽放、白鸽飞翔,观众席内都会爆发出海潮般的笑声、掌声、欢呼声。其实,每场演出,李凤成并不轻松。一只金属边框的黑色道具箱,又大又沉,里面装满他表演节目的“吃饭家伙”。他带着沉沉的道具箱,走遍了苏浙沪,参加慈善公益演出640场。无论演出场地简陋还是豪华,无论观众人多还是人少,他都会尽心尽责地献上自己的拿手节目。在疫情期间,李凤成和其他老艺术家一样,创作排演精湛的节目,在线上线下演出,慰问、鼓励抗疫中的人们,如今,观众们也不会忘记,那位头戴绅士礼帽、手戴白手套、身穿缀着光闪闪饰片黑燕尾服、一手拉着道具箱、一手挥动魔术棒、气场逼人的魔术师李凤成。

读有关老北京的书籍,经常会提到豆汁儿这个饮品,有人趋之若鹜,每天要喝上一碗过把瘾。梁实秋先生是正宗的老北京,他在《豆汁儿》一文中写道:“自从离开北平,想念豆汁儿不能自己。”但似乎除了正宗老北京人之外,外地人都无法接受或喜欢豆汁儿,就算捏住鼻子下咽,甚至还会恶心再吐出来。

在我之前的想象之中,豆汁儿也许就是很臭很臭的臭豆腐卤,还有点酸,这个臭的程度,无法想象。我曾经有长达数年的时间,每月要去北京开月度销售会议,但是,从来都没有机会品尝过豆汁儿,也许北京的朋友们认定我们这些非北京土著根本是不可能喝下去这个豆汁儿的。7月中旬,我应



美食

去年在一位老先生家里,我无意中看到一把断了扇骨的扇子,扇面上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吸引了我,再加上一手漂亮的正楷书法更是让我赞不绝口,我询问扇骨折断的缘由。老先生说扇子是一位老友送他的礼物,他和老友有六十多年的友情,看到扇子就仿佛看到了老朋友。一次在乘车的时候,被客人不小心坐断了扇骨,老先生为此心疼了很长时间……

今年我又去拜访老先生,决定帮他完成换扇骨的愿望。我来到了老城隍庙。因为好久没来,城隍庙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于是询问民警扇子店怎么走?他很礼貌地为我进行了指点,当民警听我说了扇子的故事,显然被感动了,唤我一声:“阿姐,我帮依手机查询哦,你等等。”我感激地嗯着,不一会儿,民警将手机查询结果给我看,并贴心地让我用手机拍下来。我代老先生

儿时,看摆摊人日复一日地坚守,看来自天南地北的各色物品,看人们脸上的表情,这里俨然成为一个舞台。

来逛集市者,并非一定要去购买什么,这里更像一个开放的个人才艺展。那些手工作品、漫画、美食,展示的是个人的才华与心性,倘若遇到知音,那一声“真好看,真好吃”定然是嘉奖。

你不知道要买什么,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诚以为这才是逛集市最大的乐趣。如同打开一个盲盒,等待与寻找,买与卖同样需要付出耐心与智慧。倘若无意中遇到心仪之物,定然有惊鸿一瞥之意,也有蓦然回首的惊喜。

如今,我并不经常走进集市,但每一次来,我总有一种放脚市井的惬意。那份轻松自然,如同赤脚走进田野。有时,我站在远处,看着城市深处的这一巷烟火,有打量之意,却又时常体味出旧情。就像我回到了故乡,回到了无拘无束的童年,也就在这样的时刻,一些微小的东西自然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我甚至感觉到眼眶发热,眼角有了潮意。于是,我试图白描眼前所见,试图让这一幕跟着我的文字走进千家万户。这时,集市于我,就像窒息时的呼吸口。而夜色变成一双硕

大的手,它把人们深埋的幻想与憧憬掏出来,把那些桎梏的诗意解放出来,于是有人走进了小酒馆,有人去了KTV。

谁在唱歌?我的注意力又因何被牵引?我寻找的目光定格在一个流动的歌摊上。并非一定要去KTV才能唱歌。人们早就学会了接受新鲜的事物。看眼前那个孩子,他唱得多么尽兴,就像他正站在一场盛大演出的舞台上。此刻的唱歌,并非表演,它是心灵的释放,就像有时唱歌是为了宣泄情绪一样。那个男孩站在那儿,灯光投射在他的身上,映照出他脸上的自信、纯净。他的声音并不格外出色,可是你听,他多么像一只夜莺啊。

我站在那儿听了很久,仿佛这个男孩身上有一股巨大的魔力,又好像我在这儿遇到了哈利·波特,一股敢于冲破黑暗的力量正将我身上沉睡的部分唤醒。我想到了自己的创作,我时常会陷于无力的状态,这样的时刻,我会提醒自己停下来,慢一点。我去书店,去和书里的人物对话,向书中的先贤、哲人请教。有时,也为那些在生活中永远遇不到的爱情或苦难哭泣,独自去集市。看上去,我像个经常来此闲逛的人,行走的姿态那般自然,

挑战庄子:“我喝这一小碗豆汁儿,你喝一大杯葡萄酒,如何?”庄子小姐不仅接受这个挑战,还特别容许我可以捏着鼻子喝。想不到我端起小碗,把豆汁儿一饮而尽。其实我已经想好了,快速喝光并吞下,这是个策略,也就不至于喝到一半难以下咽而

邀去北京,想着好多朋友多年未见,就微信约下爷、逸良、庄子等好友小聚。下爷曾经在上海记者站工作二十多年,对于来自上海的朋友就特别热情,他执意要请客,并安排在“满福楼”吃涮羊肉。

满福楼老板就姓满,回民,是下爷的好朋友。店堂的装饰也完全是老北京风格。席间聊到了豆汁儿,我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于是,下爷马上安排服务员上了豆汁儿,这也是我的第一次。

豆汁儿上桌之后,邻座祖籍北京的庄子小姐也认定我是无法喝下这豆汁儿的。我勺了一小碗,用鼻子凑近闻了闻,是有点臭味,但感觉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臭,也就增强了喝下这碗豆汁儿的勇气。于是,我主动

向民警鞠躬致意,向他表示感谢。去了几家店铺,没有挑选到中意的扇骨。我又在附近打听后兴冲冲直奔九曲桥碧波廊旁的一家礼品店。女店主见我拿着一把男式扇子,问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将扇子的故事又说了一遍,女店主说,两位老先生的扇子情缘蛮感动人的,既然你做善事,60元卖给你,也续上我这份情吧。在女店主的参谋下,我精心挑了一把扇子,并和女店主拥抱作

别。当我将换好扇骨的扇子送到老先生家里时,老先生愣了一下,展开一看热泪夺眶而出,继而长叹一声:“斯人已去,唯留此物见证我们一个花甲的友情。”老人动情地说:“我老了,无以回报,念李商隐这首诗的最后两句话表达我的感情吧,‘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告辞出来,已是繁星满天,星星与脑海中闪现的一帧帧友善诚信的温暖瞬间相映成辉。深深感慨:这世间唯有真情永远温暖人心。

穿梭的路线如此娴熟。其实,我正在听音乐,那首《斯卡波罗集市》经典名曲正在耳边流转。无法阻挡,我变成了那个奔向集市的美丽女子,我走得飞快,我怀抱香芹、鼠尾草、迷迭香、百里香,我和心爱的人有许多不同的约定。集市成为我们的集结处。这是一个秘密。我喜欢这样的遐想,它让我变得冷静与清醒,它让我暂时忘却现实世界带给我的无力与苍白,同时也唤醒我珍惜当下的幸福与美好。这时,我感觉自己跑进了一片充满生机的绿地,我肆意呼吸,回时我像棵汲满雨水的小草,身子充盈得可以跳舞,也因此可以再一次出发。

我们日常生活中为了把话说得丰富形象生动一些,会使用一些俗语谚语。不过,有的俗语谚语只有同一个地方的人理解其义,而且由于时代变化,年轻一代用得少了,已经不大理解其义。早些年,一位办企业的高中同学与我交谈时说了一句“鱼柯柯,虾跳跳”。“柯”在家乡话中是“捕、捉”的意思。我听到这句话,觉得很生动形象,理解大概就是说一个人做生意,同时让不少人有钱挣。最近请教几位中学同学,大多数同学的理解是浑水柯鱼的意思,因为家乡还有一句“浑水柯浑鱼”的话,且与带有贬义的“浑水摸鱼”有区别。又有一位中学同学与我交谈时说人“一条鲫鱼十七八个谗”。我当时理解大概就是说做一件事,有多个说法,让人摸不着其真实想法。《越谚》中有这句话,但没有解释。这里的“谗”读音“稳”,是说鱼儿在水中游动形成的水波,写成“涟漪”,太文静了些,还不能表示急速游动的样子。对这句话,几位中学同学的理解与我大致相近,是说人想法多、变化快,没有准性。

我们祖国的语言文字源远流长、丰富生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形成了许多俗语谚语。这些俗语谚语有的随岁月传承,有的共时代新生,也有的已经与生活隔膜。俗语谚语用得准确贴切,固然好。但如果不知其确切含义胡乱用一通,或者“为赋新词强用谗”,却会让人不知所云,甚至产生误解,是不可取的。

把话说好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秋水



古堰霞照(摄影) 沈丹锋

## 七夕会

曾读过谢蔚明先生的文章《豆汁儿》,他说京剧名家言慧珠就特别爱吃豆汁儿,所以,唱起来也是特别有韵味。老友们都知道,酒足饭饱之际,下爷也会开唱京剧选段,一声“沙奶奶,您听我说!”十足的老北京腔,好像还真有点豆汁儿的味道。

北京孟春明先生也曾经在文章中写道:“检验一个人是不是地道北京人的最简便的方法之一,莫过于请他喝豆汁儿。”我祖籍是河北深州,生长在上海,虽然第一次吃豆汁儿和麻豆腐,却并没有违和感,难道是基因在发挥作用?以后有机会,我还要再试试。也许,我也会像梁实秋先生一样,想念豆汁儿不能自己。